【侑治】幼稚完

Summary:

我坦坦荡荡爱你，既不复杂也不骄傲——聂鲁达《我爱你》  
很雷，很无聊，很难看，有部分哲学

Work Text:

1.  
大概在所有人眼中，宫家双胞胎的区别在于，名义上宫治应该叫宫侑哥哥。

2.  
宫侑加入黑狼满世界飞着打比赛的时候打电话告诉宫治：“每个地方举办的大型赛，那种需要选手从各个地方飞去并提供住宿的比赛，主办方都会给选手准备避孕套。”

宫治回他：“神经病。”

之后干脆利落地挂掉了电话。

这的确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知识。高中全国三大赛的时候他们也千里迢迢从兵库到了东京，可没人给他们发避孕套，大概是觉得高中生不做爱，或者打手冲不需要避孕套。宫治回忆起自己和宫侑在青春期未成年时候发展出来的关系，不合时宜地庆幸还好他们是双胞胎兄弟，否则不知道体协会不会因此改革政策，每年春高比赛时就会把他们的事例拿去给参赛的后辈们当讲座以此警醒。

对于青春期男生来说比起避孕套更需要的是纸巾，这点想必稻荷崎的保洁阿姨深有体会。寄宿学校的男生宿舍大概每天都能在楼底下的垃圾桶里增添大把大把的用过的纸，有黏糊糊粘成一团的，也有干涸后发黄的，假如有幸能去参观一下，大概是每个床头都有一卷纸巾，在舍友彼此不知道的情况下慢慢减少最后用完，仿佛这个宿舍除了人之外还有别的生物专门吃纸。

当然如果这个宿舍里的人不是普通室友而是宫侑和宫治的话，那么纸巾的减少就不会像有人吃了一样。或许男生和男生之间聊天会聊到和喜欢的女孩约会时一共硬了几次，但大概不会交流彼此打手冲的时间和频率，否则他们出于一些愚蠢但又无法言喻的男人的自尊心，会在这方面面红耳赤地比较自己和对方究竟谁更厉害，但这并不包括宫侑和宫治——因为他们之间透明到清楚地知道对方的纸巾是怎么减少的，一次用了多少。  
如果你从小和男生一起长大，每天在同一个房间里醒来，且你自己也是一个男生的时候，就该知道同宿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天早晨两个人同时晨勃。如果这个男生还和你关系亲密毫不避讳，常有肢体冲突，你就该知道擦枪走火是迟早的事情，最少也该是互相帮助的程度。

宫治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做梦，梦里他分不清谁是宮侑谁是宫治，但依稀记得唇瓣上的触感，醒来发现宫侑八爪鱼似的将自己紧紧缠住，仍然在香甜沉睡。他感受到腿间的黏腻和潮湿，生怕宮侑醒来后会发现并因此嘲笑自己，一脚将宮侑踹下了床。

砰的一声沉闷的响，伴随着地板上宫侑倒吸冷气的声音，还有门外母亲传来的：“发生什么事了？”的呵斥，宫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床进了卫生间，下床之前还不忘用被子盖住湿掉的床单。

“蠢猪你有病是吧？！！”宫侑从地上爬起来，一脚揣在卫生间的门上。

宫治捏着内裤往下脱，手指差点在自己大腿上划出一道印：“闭嘴！你才是蠢猪！”

母亲的声音再次传来：“你们两个大清早在叫什么？别告诉我又在打架——”

“阿治他先动手——”

“我们没有打架——”

没有信任，没有默契，再一次验证了尾白阿兰说的一切都是放屁，宫治想着，飞快地脱下了内裤扔进洗衣篮里，欲盖弥彰地用前一天的浴巾盖住，母亲怒气冲冲地推开门，看见了瘸着一条腿却还试图往卫生间门再踹一脚的宮侑，最终眼睛定格在了床上：“你们两个，昨天晚上睡的一张床吗？”

这时候双胞胎又默契非常，宫治和宮侑隔着一扇卫生间的门同时抖了抖，听见母亲问：“都几岁的人了，还跟小时候一样。”

宫治套上干净的裤子，摁下马桶的冲水键。

母亲的话淹没在冲水声里：“我真是搞不懂你们两个，不是喜欢打架吗，每天都用脏话骂对方吗，天天被不知道还以为你们两个是多年不见的仇人呢，怎么，现在两个又分不开了？……”

宮侑的声音高过冲水声：“——我们本来就没分开过！”

3.  
挂掉宮侑的电话后，宫治又接到了一个没有备注号码的电话。

在脱口而出“哪位”之后，宫治才猛然想起，这个号码是自己的父亲，这么多年都没有换过。

父亲并没有因为儿子没认出自己的号码借题发挥，在短暂而官方的问候两句后，对宫治说：“你妈妈在医院里，我希望你来看她。”

宫治挂掉电话，坐着好半天才想起来自己原本正在收拾行李，是为了去看三天后宮侑在东京的比赛。从兵库来到大阪安居很久，一次都还没有回去看过父母，如果不是父亲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宫治想，这场冷战或许  
还会持续更久。

对于母亲生病的事，宫治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内疚，因为他比父亲的电话要再早一点得知母亲住院的消息。

在高二暑假即将高三的那个夏天结束之前，他们的妈妈一直自诩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最成功的母亲，她口中所谓的成功或许一大部分来源于宮侑和宫治在全国大赛上出尽了风头，让她在公司同事面前能十足地抬起下巴，骄傲地说：“稻荷崎的二传手和主攻手？啊对对，是我那双胞胎儿子。”不过这份带着点母亲应有的虚荣的骄傲很快便被她的儿子亲手敲碎，那件事发生后，母亲就开始神经过敏似的，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害怕从宫治和宮侑嘴里听见对方的名字，仿佛成为了什么禁忌。她好像不愿意再 承认她有两个儿子，尽管拥有两个儿子曾经是她最骄傲的事。

直到两人高三毕业，宫治不再打排球，而是选择了一条彻底与排球无关的道路，做了一个安安静静平平凡凡的普通人，按部就班地生活。因为与排球无关，所以和宮侑也无关，并不常见面，似乎双胞胎终于在彼此之间  
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线，终于让母亲对此很满意。她隔三差五会发消息联系宫治，问他近况如何，并以一种自以为察觉不到的措辞提到宮侑，试图从宫治的回答中看出两人是否仍有联系。

每当这时，宫治脑子里就会想起十四岁那个早上，宮侑在门外大喊的一句“我们本来就没分开过！”，仿佛母亲的问候已经潜移默化成了一种两人分开的强调，而宮侑那一句话是和母亲顶嘴的条件反射，代表十四岁的宮侑叛逆地反驳妈妈。

宫治最终还是没有将行李完全收拾完。他没有告诉宮侑妈妈生病的消息，墙上的钟先一步敲出了午夜十二点的钟声，宫治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仿佛是个童话故事里魔法要过时效的灰姑娘一样，因为钟声而觉得慌张，尽管他并不惧怕水晶鞋或者裙子的消失。而最终是一样的，在十二点的钟声里。新一天来临，他和灰姑娘一样必须得回家，重新被打回落魄的原型。

4.  
打完比赛之后宮侑休假回来，从包里掏出一扎印了比赛主办方logo的避孕套扔在桌子上，正甩在宫治的笔记本旁边。宫治条件反射地要去盖上电脑，宮侑先他一步看到了屏幕里的黑狼世界赛的回放。宫治轻叹一声，知道自己失了先机，很快一下秒宮侑脸上就露出了一如高中时期一样惹人讨厌的笑：“你——”“我在看你的比赛视频。”宫治抢先截断了宮侑即将出口的嘲讽，“主办方确实很大方，你是用来做纪念品的吗？”

“我特地向他们多要了几个，”宮侑很恶劣地笑了笑，宫治猜他应该是把同队所有人的份都一起收来了。

宮侑这个人大概是天生没有脸皮，宫治想。

于是他说：“你真的很无聊。”

“是吗？”宮侑挑起眉毛，故作惊讶地说，“我以为我以为你会迫不及待想和我来一次，试试看国际选手专用避孕套和普通避孕套的区别呢。”

宫治讥笑起来：“怎么？想让我上你了？”

宮侑暧昧地看着他：“你怎么敢？”他仍然保持着刚进门时候的站姿，和宫治对视的时候带着点居高临下的意味。

“我有什么不敢？”宫治站起来，与宮侑平视。他很讨厌宮侑这样俯视自己，他们从小到大身高永远旗鼓相当，体重也一样，甚至身材——细致到发丝、瞳距、手指的长度，甚至指尖的形状，全部都一模一样，仿佛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造物主，愚蠢但有足够的耐心和登峰造极的强迫症，否则他们两个怎会如此相像。也正是因为相像，所以更加痛恨有任何不等，如果一方站着另一方不能坐着。

宮侑一巴掌拍在宫治的屁股上，恶意地揉捏了两下对方的臀瓣：“你上我？你不怕避孕套的size给你用太大了吗？”

宫治扯开他的手腕：“你不觉得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吗。”

宮侑放开在弟弟屁股上的手，改双手撑桌沿，将宫治整个人圈起来，下体紧贴着，隔着裤子去磨蹭对方：“这话说得不对，我对自己向来很有自知之明，我百分之百保证我穿不进你的内裤。”

“那我确实还不知道原来你一直惦记着我的内裤，”宫治抬眼轻蔑地看了宮侑一眼，“需要我帮你去精神科预约一个时间看看脑子吗？”

“你真恶毒，”宮侑说，眼疾手快地伸手扯开宫治的裤带，“得了吧，你难道不好奇吗？我们有手把手地比过吗？”

“你幼不幼稚？”宫治去拽自己的裤子，但太迟了，宮侑拉下他的裤子后顺便也把自己的裤子脱了，半勃的性器在内裤里撑起一个鼓鼓囊囊的弧度。

“你看，”宮侑拉着自己的双胞胎弟弟来到卧室的镜子面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宫治被迫直视镜子里面自己光裸的双腿，因为不再高强度运动了而稍显纤细，跟宮侑的对比更加明显，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肌肉变少了，这使他感到恼羞成怒。“你是青春期刚到还没发育的小孩吗？需  
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探索自己的身体。”

“这么说来当初你就是这样探索自己的身体的？”宮侑反应很快。

说完两个人同时沉默了。

5.  
宫治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你倒是还记得。”

“草，”宮侑骂了一句，表情很是一言难尽，“我要萎了。”

“活该。”宫治毫不客气地嘲笑他，“避孕套也没想到自己还没被拆就没用了。”

宮侑转个身背对镜子，扯起宫治的领口去吻他：“放屁。”

宫治对宮侑这种背对镜子自欺欺人的行为感到很好笑，他向来不会在嘲笑宮侑的方面有任何手下留情，但宮侑亲他亲得很实在，抱着他的双手也勒得很紧，宫治终于从对方的行为里感到了一丝来自双胞胎哥哥的想念，于是涌到舌头根的嘲讽也顺着唇齿交缠和津液一起咽回肚子里。

宮侑手伸进宫治衣服的下摆去摸他的肩胛骨，两个人踉跄着栽倒在床边的地毯上，宫侑边亲边伸手去捞床头柜抽屉，从里面摸出来还剩下小半瓶的润滑。

“用得好快啊，”宮侑晃晃瓶子，倒出来一点在手上，“你猜这个和避孕套，哪个会先用完？”

他一只手压平宫治的膝盖，另一只手扯下宫治的内裤，手指尖抚摸着宫治勃起的性器，宫治抬起膝盖去顶宮侑的小腹：“我猜你会因为技术太差先被打死。”

“废物才喜欢激将法，”宮侑好像被戳中痛点似的，赌气般掰开宫治的臀缝，伸进一根手指在穴道里小幅度搅动。

宫治嗤笑：“我看这方法对你很管用。”

二传保养良好的指甲修剪平整，指尖上的薄茧碰上湿热的肠壁，一寸寸地紧贴着研磨过去。宫治轻轻地哼了一声，宮侑便凑上去吻他，牙齿轻咬着宫治的下唇，温热的鼻息喷在耳边，宫治感觉到自己的性器在宮侑的抚摸下彻底硬了，薄茧刮擦过马眼，柔软的指腹在柱身周围摩挲，刺激得宫治浑身轻颤了一下，紧接着埋在肠道里的手指又加进来一根。

“你什么时候学会一心多用了？”宫治在接吻喘气的间隙里问他。

宮侑不回答，啃着他的嘴角，专心致志地进行着手上的活。手指在甬道内壁里搅动着，宫治忽然觉得这样的宮侑格外欠揍，忍不住一巴掌拍开他的脸：“走开。”

“什么毛病？”宮侑说，手指从穴道里抽出来，宫治不受控制地收缩了一下，仿佛是眷恋被填充的感觉。宮侑显然也察觉到了，他湿淋淋的手指混合着润滑和肠液，在宫治面前张开，几滴液体被甩在宫治的脸颊和嘴角，“蠢猪在傲娇？”

宫治说：“滚。”

很显然，宮侑并不不以为然，湿淋淋的手指摩挲过宫治的嘴唇，腥膻的味道在方寸之间变得格外浓稠：“不想看我？”

“长得一样，不看我也不行。”宮侑说，他撞进去，浅浅地抽出来后又顶进去，每一次都顶进更深的地方。

宮侑纵容了他的一次犯贱，宫治没理由再说什么，事实上他也完全没有再说话的机会，宮侑用给他扩张的手指在他嘴里模仿底下肛交一样抽插。宮侑另一只手抬高了宫治的臀，让自己进去得更方便一些，终于将自己整根没入，宫治被顶到闷哼一声，狠狠咬在宮侑的手指上。

“嘶，”宮侑轻吸了一口气，把手指从宫治嘴里抽出来，捏着宫治的下巴和他对视，说：“你不觉得，这和照镜子也没什么区别吗。”

他握了一把宫治的胯骨，狠狠地撞击进去：“我比赛和训练的时候见不到你，就对着镜子看。”

宫治被顶到仰着脖子，视线里是天花板上的灯和那面落地镜照不到他们两个人的空白处：“唔——是对着镜子自慰吧——”

“太默契了，我爱你。”宮侑语气简直像欢呼，在宫治的锁骨上咬了一个牙印。

“闭上你的狗嘴，”宫治并不想承认自己有一点微妙地感动到，“我该把这句话录下来，你的那些女粉丝要是知道她们夸上天了的脸蛋对本人来说居然是用来自慰——”

“她们还会知道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和男人做爱。”宮侑说，掐着弟弟的腰侧，留下一个个鲜明的指印。

“你还会在意她们知不知道你是性取向？”宫治双腿被分得很开，看着自己哥哥尽职地一边操一边帮他撸。卧室的天花板好像高得不像话，顶部的吊灯也好像在晃荡，宫治被一下一下顶撞，床头柜上半瓶水的平面在他的视野里也成了一层层绵密的浪潮，在正午时的太阳透过窗帘缝隙折射至宮侑的肩头，衣柜的边缘，天花板的角落，分散成好几个白色的光斑，一晃一晃。

“对着镜子才好知道射在哪，不是吗。”宮侑说，用两根修长的手指剐蹭了一下宫治性器的顶端，故意将手指凑近宫治的鼻尖晃荡一会儿。他手法娴熟地在抚慰宫治的阴茎，这事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干，业务能力可见相当好——这一点上宫治也一样。至于眼下的情景，宫治不会轻易让宮侑完全占据主导权，于是他在高潮即将来临的临界点里，边喘边说：“那真是……医学奇迹啊，你，对着，镜子，居然又能硬了。”

他没来得及闭嘴，就被顶得发出一声变调的呻吟，这一叫七分真心实意三分靠演技，尾音未尽埋没在宮侑低沉的喘息，在加快频率的抽插和撸动里，两个人一起到了高潮。宫治射在宮侑的手心里，被迫承受小腹上被涂满液体的屈辱，但他和宮侑都在同一节奏地喘着气，呼出来的鼻息交织在一起。宮侑将打了结的避孕套扔出很远，看着砸在墙角后才从宫治身上下来，和自己的弟弟一起平躺在地毯上。宫治看着他肩膀上的白色光斑顺着他的移动尽数消失，汗液顺着下颌和滑动的喉结在锁骨的凹陷里浸成一小汪阴影，只有一些细密的汗珠在宮侑的胸口、肋骨、小腹上，折射或反射出一点透亮的光泽。宫治用小指去勾宫侑的手指，凑上去主动接了一个相当绵长的吻，尽管也不过十几秒。

“阿侑。”

宫侑转头去看他：“怎么？”

宫治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某一处，好一会儿才说：“……你有没有想过，要回去看看爸妈什么的？”

宫侑瞪大了眼睛，微微张开了嘴，宫治没管他的面部表情，在那句“哈”出来之前试图把话说明白：“妈妈生病了，希望我们去看看她。”